

<<情欲之网>>

图书基本信息

## <<情欲之网>>

### 内容概要

《情欲之网》是亨利·米勒“殉色三部曲”的核心作品，被认为是自卢梭以来最优秀的忏悔作品之一。它最为全面地表现了亨利·米勒在共“殉色”时期以及三部曲创作时期的根本价值观、信仰、观念及判断。

它阐述了关于20世纪的人与社会的激情、思想、憧憬与噩梦，试图以原始的性爱方式，找回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失去的自由。

当亨利·米勒作为讲述者独自叙述时，他是无与伦比的。他以粗俗的方式，尽其所能地嘲笑维多利亚时代，直至其无地自容。本书语言大胆、直白，同时不乏幽默，堪称亨利·米勒的杰作。

<<情欲之网>>

作者简介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1891-1980)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年轻时从事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在第二位夫人(一生共五位)琼的鼓励下开始写作。

1930年迁居巴黎,此后的十年里,他同一些穷困潦倒的侨民和放荡不羁的巴黎人混在一起,获得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1934年在巴黎出版了《北回归线

<<情欲之网>>

书籍目录

总译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 &lt;&lt;情欲之网&gt;&gt;

## 章节摘录

无疑，读一读文学名著是重要的。

也许先拜读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内涵极大的文学作品更为重要，但是比这两者更为有益的是，至少对一位作家是这样的，去读到手的任何作品，随自己的嗅觉而来。

在国家大图书馆发霉的书堆里都能找出一些令人费解或者说无名之辈就无关紧要题材而作的陈腐作品，但是其中不乏资料依据、思想见解、离奇幻想、情绪波动、思想冲动，如此的奇才之作只能因其影响而被当做罕见的麻醉剂。

在多数作品中最使人兴奋不已的时刻往往是由咀嚼一个新词的含义开始的，一般读者肯定会忽略、不被之所动的小词，却可以由一位作家证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宝藏。

我常以一本词典寻根至百科全书，还不是一本而是几本；从百科全书又寻根至所有的参考书；从参考书又寻根至各种手册。

从头至尾就狂用九天，只是掘了又刨，刨了又掘，除大量的笔记之外，我强迫自己摘录了一张又一张，有时只是从书中将自己最需要的撕下来。

间或我还得常去博物馆里采访，那儿与我打交道的工作人员毫不怀疑地认为我是在为一本书而奋斗，而且该书会对这个学科是个贡献。

谈话时仿佛我了解的要比自己揭示的更广更深，我为自己从没读过的书做过肤浅并非直截了当的参考，或者为自己从没见过的权威人士提过建议。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授予我自己从没奢望获得的大学学位也是毫不奇怪的。

在这些领域，比如说人类学、社会学、物理学和天文学这些领域中，提起一些知名领导人，仿佛我与他们一直有着亲密关系，当我发现自己陷得有点儿太深时，总是灵机一动为自己解脱，装做要去洗手间，这个词实际对我是“离开”。

有一次我对系统学深感兴趣，想到在一家公立图书馆的系统学部门找个空缺干一干倒是个好主意。我登门去求职的那天，正好他们的这个部门缺个人，用人之心如此之切，很快就让我上班了。实出意料之外，留给图书馆主任的那张求职表格完全是骗人之作，当这个将我录用的可怜虫讲话时，我在想要用多长时间他们才能将我识破。

我的超人之处是靠自己往上爬，为别人指点这个或那个，甚至于到屋角去摘抄档案文件之类的事都能干。

这时他正将其他的同事叫过来引荐给我，尽量匆匆忙忙地为他们阐述我为自己设计好的最闪光的优点(这当中通讯员出来进去，就像在莎士比亚剧中)。

忽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对所有这些颠三倒四的工作一点儿兴趣都没了，想到莫娜正等我一起共进午餐，就突然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话题，问洗手间在哪儿。

主任相当诧异地打量着我，无疑是在想，我为什么不等他把话说完再去厕所。

但是借助于最能表达人要方便时特有的几个手势和鬼脸，好像此时此刻就要在地板上或者废纸篓里解手一样，我想方设法终于摆脱了他，抓起幸亏还在门口椅子上的帽子和外套，飞也似的跑出了那幢楼……

最大的激情是对知识的获得，对技术和终身用之不尽的经验掌握。

但是，在我思想的深处还一直存在着另一根意味着安定、优美、简明、快乐和感激的弦。

一边读着高更的信，一边用奋斗中过着简朴生活的他来鉴别自己(这艺术便是一切的生活)，他从阿勒斯的来信中在写到自己对艺术的奉献时是多么热情洋溢啊!阿勒斯，这个地方虽说读到它时我根本没想到去看一眼，命中注定以后要走一遭，给一个词以更具音乐天赋的表达式——这便是他的用意所在。他不止一次询问过这些日本艺术家一生朴素的美德和高尚情操，挂念的是他们的简洁、自信和自然。在我的爱巢里找到的就是这种日本品德，正是这种纯粹、简朴的美，这种朴实无华的糖兜给我以勇气和安慰。

我发现日本比中国对我更具吸引力，我读到惠特勒的经历，一下就爱上了他的蚀刻作品。

我读过赫思的作品。

他写的任何关于日本的东西，特别是日本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至今比任何人给予我的影响都深刻。日本印刷画被饰在墙上，同样，浴室也悬挂着，甚至在我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也能发现。

## &lt;&lt;情欲之网&gt;&gt;

对禅宗我还一无所知，但对梵乐很是钟爱。

我喜欢有小型花园、桥、灯塔和庙宇之类的风景。

在读过洛蒂的《菊子夫人》之后的几周里，我真正感觉到自己似乎在日本；在洛蒂的陪同下，我从日本来到土耳其，由此去耶路撒冷，对他的《耶路撒冷》我是如此的迷恋，以致最后说服了一家犹太杂志的编辑让我就所罗门的庙宇写点儿什么。

无论在何时何地，不管条件如何，连续搜寻终于使我找到了这个庙宇的模型，反映出了它的发展变化，直至最后被毁的全过程。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给父亲读过自己撰写的有关此事的一篇文章，这使他甚为震惊：我怎么会对这个论题有如此渊博的知识！我可真是一只勤奋的蚕茧啊！求知欲和好奇心驱使我向所有领域去探索。

有一阵子，在同一时间里我感兴趣并且为之吸引的就有印度音乐（由此与一位在印度餐馆里遇到的印度作曲家相识）、芭蕾舞、德国表现主义作家运动、斯克里亚宾的钢琴比赛、疯狂艺术、中国象棋、拳击和摔跤比赛、冰球比赛、中世纪建筑、埃及和希腊地狱的秘密、克罗马努人的岩洞壁画、史前的贸易行会、与新沙俄有关的一切，等等。

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从一个水准到另一个水准，过渡得自然轻松仿佛是乘坐自动扶梯，然而文艺复兴时期有惊人之作的艺术家们具有的知识和资本难道与此有什么不同吗？难道他们不是同时会集于人生驿道的吗？难道他们就不是与雇工、流浪汉、罪犯、武士、冒险家、科学家、探险家、诗人、画家、木师、雕塑家、建筑师、狂热分子及献身者同辕并驾吗？自然，我读过切利尼·瓦萨里的《生命》，宗教裁判史，教会的生活，美第奇家族的故事，意大利、德国和英国血亲相奸的剧本，约翰·西蒙兹、巴克汉志、勃伦堪诺所有关于文艺复兴的著作，但从没有看过巴尔扎克被称为《sur cmherine de Medici》的那本奇怪的小册子。

在宁静休闲时我不断浏览的一本书，是瓦尔特·佩特关于文艺复兴的著作，大多是高声读给乌瑞克听的。

我为佩特的精湛的语言运用艺术惊叹不已，那真算是愉快的夜晚，特别是读过一大段后，我将书合上，倾听乌瑞克娓娓阐述他的装饰画。

单是这些画家的名字就使我听得心醉神迷：泰迪奥、迦地、西纽雷利、利比、弗兰切斯卡、曼特尼亚、乌切济、契马布埃、皮拉内西、安吉利科等名家。

他提到的城镇名称也同样吸引人，有拉文那、曼图亚、锡那纳、比萨、博罗尼亚、提埃坡罗、佛罗伦萨、米兰和托里诺。

有一天晚上，我和乌瑞克与后来加入的海迈和罗梅诺在一家法式意大利酒吧里大谈意大利的辉煌。

当我们口若悬河地从一个人物谈到另一个，从一个城镇谈到另一个城镇时，气氛如此热烈感人，以至于坐在桌子对面的两个意大利人也停止了谈话，他们目瞪口呆，羡慕地洗耳恭听。

海迈和罗梅诺跟那两个意大利人一样，同样被对他们来说是外语的这种语言所陶醉，保持着沉默，只能以斟酒自慰。

最后，有点儿筋疲力尽，该付款了，那两个意大利人忽然拍起手来，“好啊！好啊！”一边称快，一边大呼：“真精彩！”我们有些不好意思。

遇到这种情形只能再豪饮一阵。

乔和路易斯进来了，要了一杯上好的白酒，然后我们开始唱歌。

胖路易斯靠近我们，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他求我们再多待一会儿，答应给我们吃丰盛的鱼子酱、煎炒蛋。

这当中进来的只能是那个靠社会救济度日的不一般的塞内加尔人西基，他个子略高，顽皮得有点儿邪行。

他用火柴、扑克牌、茶托、手杖、大头针之类的东西玩点儿小把戏来给我们消遣。

这个人喜悲参半，不知什么使他心烦，酒吧老板费了好大周折才制止了他的嬉闹和搅和。

他们不得不一杯接一杯给他酒喝为他揉背，恭维他。

这个怪人又是唱又是跳，随心所欲，边为自己喝彩，边拍自己的大腿，拍我们的肩膀——嬉戏的几巴掌直拍得我们脊椎震、头脑晕。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忽然离去，风风火火地把几杯啤酒都撞翻了。

## &lt;&lt;情欲之网&gt;&gt;

他这一走，大家都舒了口气。

鱼子酱和煎炒蛋上来了，还有用白葡萄酒洗过的白鲑和浓咖啡，接着是上好的白酒。

路易斯来了劲儿，“再喝！”还不断地说，“米勒先生，你这人真不错。

”乔也说：“你什么时候去欧洲，米勒先生？我知道你在这儿待不了多长时间，唉，托上帝的福，总有一天我也要回去。

”就像醉鬼一样，我唱着歌打出租车回到家，连门廊的台阶都跨不过去了，就坐在台阶下嘲笑自己。

我打着嗝，疯子般地嘟嘟啾啾，对着鸟、小径上的花猫、电线杆子高谈阔论。

最后，自己慢慢地、艰难地摸索着上了台阶，滑下来再爬，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真是徒劳无助。

莫娜还没回家，我和衣上了床，酣然入睡。

拂晓前醒来，感觉莫娜在用劲拖拉我，自己身下是一堆呕吐物。

唉！真是恶臭熏天！床不得不重铺。

擦过地板，换了衣服，仍有点儿头晕，步履蹒跚，我依然嘲笑自己，可憎又可幸，可责又可喜。

要在风暴中站立需要绝非一般的技艺，而自始至终使我惊诧的是莫娜的温和宽容。

她没有一句怨言，就像天使一般服侍着我。

当我又准备上床时，脑子里想的是这样一件幸事，那就是起床无须去上班，无须更多的解释，无须自责，无须内疚，我是个喜欢自由自在的人，可以自己尽兴地去睡，而且还会有可口的早餐等候着。

如果我醉意犹存，也可以回到床上，将这一天睡尽。

当我合上眼睛时，浮现出的是立在通红的壁炉边的胖路易斯：双眼含着泪花，他的心在鱼子酱里。

卡普里、索伦多、阿迈尔菲、菲索尔、帕斯特姆、陶米娜……凡尼库里，还有吉兰达约……还有坎普·桑多……多么了不起的国家！多么伟大的人民！可以断定有一天我会去那个国度。

为什么不呢？“教皇万岁！”（不过如果我吻他的屁股，他肯定会骂我该死。

）……

## &lt;&lt;情欲之网&gt;&gt;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译序 亨利·米勒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他最初发表的自传性三部曲《北回归线》(1934)、《黑色的春天》(1936)、《南回归线》(1939)都是先在法国面世的。

由于他的作品中存在着露骨的性描写，英语国家长期拒绝发表他的作品，所以他最初在英语国家默默无闻。

英语国家的广大读者读到亨利·米勒的上述三部作品，首先还要感谢盟军在1944年以后来到巴黎。英美军队的军人及随军人员在巴黎市场上发现了亨利·米勒的书，争相传阅，并把它们偷偷带回英美等国。

亨利·米勒的作品意外地比那些流行的文学精英的作品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由于许多人仍然把亨利·米勒看做专写“淫秽作品”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都无法在美国公开发表。

后经过长期努力，美国终于在1961年对《北回归线》解禁，允许它在国内公开发表。

两年以后它又得以在英国公开发表。

随着对他其余作品的解禁，亨利·米勒的名字在美国乃至世界上变得家喻户晓，他被60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奉为自由与性解放的预言家。

但是，亨利·米勒的意义还不限于此。

他作为一个文学家所开创的风格和特色，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当时文学界一些优秀人物的称赞。

《荒原》的作者T.S.艾略特把《北回归线》称为“一本十分卓越的书”，“一部相当辉煌的作品”，“在洞察力的深度上，当然也在实际的创作上，都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好得多”。

艾略特的一些朋友们，包括英国著名诗人、学者、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和美国著名诗人、意象派代表人物艾兹拉·庞德，也都很赞赏亨利·米勒。

里德声称，正是因为亨利·米勒违背了人们在审美、道德、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传统期待，所以他才有可能作出“对我们时代的文学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

里德承认，亨利·米勒也许是“文学史上最淫秽的作家”，但是他把这看做是对亨利·米勒的绝对诚实的一种称赞，认为这是他的活力的关键性标志。

里德认为，“使米勒在现代作家中鹤立鸡群的，是他毫不含糊地把审美功用和预言功用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庞德则认为《北回归线》“大概是一个人可以从中求得快感的惟一一本书”，“即使不能赛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至少也比“弱智的女性伍尔芙”写的“那种只有二分之一才气的粘乎作品更是永久性文学的一部分”。

英国诗人、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曾经说过：“今日之美国文学以他(米勒)所做之事的意义而开始，也以此而告终结。”

美国当代较为知名的诗人、评论家卡尔·夏皮罗把亨利·米勒称为“现在活着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美国当代著名的犹太血统作家诺曼·梅勒在70年代中期热情为亨利·米勒编纂文集，并称《北回归线》为20世纪一二十本最重要的美国书籍之一。

亨利·米勒受到文学界著名专家、文人、学者的如此赞扬绝不是偶然的，但他的作品有强烈争议，亦是事实，那么如何来理解和把握他的创作呢？我们首先应该把他看做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者。

亨利·米勒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现代文明发生重大危机的时代。

西方社会发展到20世纪初，已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和工商业都达到了空前发达的程度，人类战胜贫困与苦难那一天似乎为期不远。

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西方社会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

高度的物质文明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但是社会生产力并未达到使每个人的欲望都得到满足的地步，社会的政治制度更是远没有使社会分配趋向合理。

于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为争夺世界、分赃不均而爆发了世界大战，社会的两极分化使许多国家爆发了革命。

西方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虽然没有直接爆发革命，但是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尤其是精神危机席

## <<情欲之网>>

卷西方各国。

这种精神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信仰危机，西方人对历来信仰的上帝，对资产阶级兴起以来大力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甚至对个人和自我都产生了怀疑。

如果西方人可以因为现代物质文明而感谢上帝的话，他们却痛苦地发现，上帝无法把他们从灾难和痛苦中拯救出来，上帝的权威地位动摇了。

随着上帝地位的动摇，人们比一百多年前因发现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王国”未能真正实现而感到痛苦的浪漫主义者更痛苦地发现，资产阶级当年登上政治舞台时引以自豪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但远未变成事实，反而成为统治者无耻地掩盖尖锐的阶级矛盾、悬殊的贫富差别、野蛮的掠夺与镇压的遮羞布。

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冷漠，甚至仇恨，西方社会一贯重视的个人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深感困惑，从而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产生怀疑，甚至无法认识自我。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一代西方人渴望寻回自己的家园，渴望寻回自我，但是以往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感到窒息，感到绝望，于是他们迷惘彷徨，并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强烈反叛者。

亨利·米勒就是这样的反叛者之一。

.....

<<情欲之网>>

编辑推荐

“ .....也许在我撕开自己的伤口时，我合拢了另一些伤口——其他的伤口。  
有事物灭亡，就有事物兴盛。  
在无知中受苦是可怕的，为了解苦难的本质，把它彻底地消除而愿意去受苦就是另一回事了。  
正如我们所知，佛教徒一生中只有一个不变的想法，那就是减少人类的苦难。  
”

<<情欲之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